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东的实践

李伟建 唐志超 吴磊 刘胜湘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既需要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考察全球的变化发展，更需要用全新眼光和思维看待和思考同样发生着重大变化的中东，进而抓住中国中东外交的新机遇。在重大变化方面，美国以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并将中东作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区域。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中国“填补权力真空”，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限制于低端层次。中国不认可美方关于战略竞争的定义，继续稳步推进既定中东政策，同时积极回应来自美方的围堵打压，维护自身利益。在外交新机遇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加强能源合作，遵循“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构想，准确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并推动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承担着大国责任。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度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治理，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逐渐成熟，中东安全治理进入新时期。

关键词：新时期；习近平外交思想；中东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李伟建，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3）；唐志超，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2488）；吴磊，博士，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昆明 650091）；刘胜湘，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4)01-0003-31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中东新形势及中国中东外交新机遇

李伟建 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们需要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去考察全球的变化发展,更需要用全新眼光和思维去看待和思考同样发生着重大变化的中东,进而抓住中东外交的新机遇。

(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国际秩序加速演变

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正面临来自三方面的严重挑战:乌克兰战争、巴以冲突和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美国对两场危机的战略失误和行动失策让局势持续恶化,美国之前投入大量资源并拉拢西方盟友和支持者集体拱火俄乌战争,试图一举拖垮俄罗斯,如今发现它们已经越来越不能承受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很多国家显现了倦怠情绪。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有些国家甚至自顾不暇。有分析认为,2024 年对乌克兰来说将是充满失望的一年。乌克兰“正在慢慢输掉与俄罗斯的战斗”。^① 在 2023 年 10 月爆发的巴以冲突过程中,拜登政府全力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多次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实现巴以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美国在巴以冲突上的顽固立场,让其在国际社会显得十分孤立。许多美国分析人士甚至认为,美国的加沙政策是一个“重大外交失误”。美国在处理乌克兰和巴以两场危机过程中显示出其源于霸权主义原则的政策路线和实力的局限,也让“全球南方”进一步看清了美国的霸权面目,继而对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产生质疑。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期盼出现新的国际秩序,它们纷纷提出保持自主性的主张,渴望掌握和规划自己的命运,那些长期受制于美国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更多将目光投向了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等非西方国际合作机制。这加速了美国领导权的衰落,“这一趋势在 2024 年可能会变得更糟”。^②

^① Jonathan Eyal, “A Grim 2024 Awaits Ukraine,”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20, 2023, <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a-grim-2024-awaits-ukraine>, 上网时间:2023 年 12 月 22 日。

^② Manal Lotfy, “2023 Yearender: Decli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Ahram Online*, December 19,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50/1203/514280/AIAhram-Weekly/World/-Yearender-Declining-American-leadership.aspx>, 上网时间:2023 年 12 月 22 日。

从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看,美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将持续下降,全球主导地位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霸权主义时代让位于多极化时代的趋势愈发明显。西方国家长期追随美国政策,也越来越受到来自“全球南方”的巨大压力。美西方正在竭力维持的已经“脆弱不稳”的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只是一种“纯属虚构的混合体”。美国耶鲁大学法律及历史学教授塞缪尔·莫因在其撰写的《美国的败落》一文中指出,如果拜登新近提出的信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意味着美国的加沙政策,那么,“全球南方”永远不会再听我们的。^①

在当前多重危机之下,“国际秩序进入艰难重塑的曲折过程”。^②虽然重塑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但“主要是基于美国自由主义原则和西方至高无上地位的旧世界秩序正在失去力量并引发许多问题”^③已是不争事实。我们看到,包括广大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它们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国际议题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不再盲从西方,而敢于表达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主张,展现了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主性。^④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整体上展现了比西方更大的政治智慧,它们正成为推动乌克兰危机及巴以问题解决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法国《世界报》网站2023年11月29日刊文指出,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的反应再次体现了世界的分化。亲以色列的西方阵营只得到了少数国家的支持,绝大多数南方国家主张让紧张局势降级。“这对以色列的传统盟友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这场冲突将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区分甚至孤立出来。”^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西方国家更加关注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博弈和安全竞争,“全球南方”的政策重心则始终围绕经济复苏、

① [英]塞缪尔·莫因:《美国的败落》,载英国《展望》2024年1-2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23年12月18日,第3版。

② 陈东晓:《2023年,国际局势如何演变?》,载《解放日报》2023年12月24日,第8版。

③ Joschka Fischer, “No World Order,”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18, 202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ussia-ukraine-war-and-middle-east-chaos-symptoms-of-international-breakdown-by-joschka-fischer-2023-12?barrier=accesspaylog>, 上网时间:2023年12月24日。

④ 徐秀军、赵明昊、牛海彬:《提升“全球南方”发言权,携手迈向发展共同体》,载《文汇报》2023年9月3日,第5版。

⑤ [法]阿兰·伯夫-梅里:《“去西方化”抑或是南方国家日益对自身的确认》,载法国《世界报》网站2023年11月29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23年12月11日。

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①这也代表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可能尚未达到足以塑造国际秩序的地步,但它们不断增强的战略自主意识及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已经成为推动多极化秩序的强大动力。2022 年,全球南方主导的金砖国家 GDP 首次超过全球北方的七国集团。2023 年 8 月,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的主席国南非提出“金砖”的目标是“推进全球南方的议程”;在 2023 年 2 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 10 月的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全球南方也成为重要话题。^②

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一直呼吁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2023 年 8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致辞时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③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等方面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和重组的背景下,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全世界而言,“全球南方”的崛起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二) 用全新眼光和思维看待和思考变化中的中东

国际秩序的演变无疑对中东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而中东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其发展也是加速国际演变的重要力量。当前,中东正在出现历史性变化,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二是中东变局从政治转型开始,现已逐步进入了经济和社会转型阶段。这一阶段各国需要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缓和的地缘政治关系,以便可以集中资源和精力投入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发展。中东近期出现的“和解潮”也可以从这个视角去解释。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一个“新中东”正在出现,各国通过积极主动的外交提升自身影响力,希望在地区新秩序的构建中扩大地缘政治影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基于他们渴望打造的新地区秩序而试图淡化与以色列的敌意。许多

① 徐秀军、赵明昊、牛海彬:《提升“全球南方”发言权,携手迈向发展共同体》。

② 李安山:《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 年 12 月上,第 21 页。

③ 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 2023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23 年 8 月 23 日,第 2 版。

阿拉伯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机能失调的旧地区秩序逐渐消亡,新的秩序即将诞生”。^① 在国际层面,这些国家体现出强烈的战略自主的愿望,正在通过奉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努力寻求建立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同时积极参与和举办各类国际活动,希望成为地区和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巴以冲突后,中东国家构建中东新秩序的努力受到挑战,很多人担心中东地区将重新回到地缘政治冲突的局面。也有不少人认为,巴以冲突印证了他们之前对中东缓和局势脆弱性的判断。在很多人眼里,中东始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地区。毋庸讳言,国内外有不少中东问题研究者,习惯了用传统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看待和分析中东问题,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和强化着中东的消极形象。多年来,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各种国际政治文章、评论乃至学术论文和学术讨论中关于中东的叙事几乎都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安全局势动荡不稳。究其原因,一是中东地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确实处于各种因素造成的动荡不安之中;二是很多人是受西方负面舆论和话语的影响。事实上,中东过去的乱象很大一部分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一手造成的。过去很长时间里,美国主导中东事务,多次挑起或直接介入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制造地区紧张并从中获益。从美国对这次巴以冲突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它依然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意欲主导局势。

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世界和中东地区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新一轮巴以冲突为例,事态“出人意料”的发展及其引发的国际反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第一,这次由哈马斯发起的袭击让以色列蒙受了重大损失,这是以往巴以冲突中从未有过的;第二,以色列誓言将“彻底消灭哈马斯”,但打了三个多月不仅没有达到目标反而遭到顽强抵抗,这也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第三,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惩罚”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国际舆论从最初同情以色列、谴责哈马斯转向同情巴勒斯坦、批评以色列。联合国大会两次高票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在加沙停火,联合国秘书长甚至罕见地动用其“特权”——援引《联合国宪章》第99条,提请安理会就加沙局势采取行动。一些国家不惜与以色列断交来表达对以色列的不满。欧洲很多国家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连一开始就

^① Salah Nasrawi, “2023 Yearender: An Old New Arab Order in Making,” *Ahram Online*, December 19,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50/1203/514299/AIAhram-Weekly/World/-Yearender-An-old-new-Arab-order-in-making.aspx>, 上网时间:2023年12月26日。

坚定支持以色列的拜登政府,也公开对内塔尼亚胡不断在加沙扩大人道主义危机提出警告,美国国内对是否继续援助以色列也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一切对以色列形成巨大压力,使其陷入前所未有的被动。

值得一提的是,事态的这种“意外”发展,并不意味着其背离了常规,而是超出了我们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对问题的传统认知,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传统眼光和思维方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也提醒我们,在这个国际秩序和全球政治正在快速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用全新和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局势。如果我们用一种新的着眼于未来发展的眼光去看中东传统问题,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和解决思路。事实上国外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解决中东问题需要新思路。如埃及前外长纳比尔·法赫米就在埃及《金字塔报》上撰文指出,解决加沙危机需要创造性外交。

新思路是建立在对传统问题的新认知基础上的,我们必须看到,中东已经发生了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变化,沙特与伊朗的矛盾曾几何时还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但是他们和解了。尽管很多人还是认为这种和解是脆弱的,但实际上这种变化代表了中东新一代人的思想潮流和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同样,巴以冲突后,不少人认为这将对沙伊和解造成巨大冲击,但在 2023 年 12 月 15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沙伊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沙伊双方均表示要坚持全面落实《北京协议》,并对加沙局势表达了共同的立场。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中东正在发生的另外一面:曾经主要依靠丰富的资源禀赋实现独立建国后高速发展的海湾国家,现在已经在经济转型的道路上快速前行。当前,大量的世界财富和生产要素正持续涌入海湾国家,海湾国家的四大主权财务基金已经积累了近 3 万亿美元的资产,过去两年增长了 42%。此外,已经成功获得 2030 年世博会主办权的沙特,除了要在沙漠中建造一座“未来城市”之外,还计划打造一个面积相当于比利时的全新空间,旨在将沙特塑造成一个生态旅游目的地、科技中心,甚至是全球游戏和电子竞技领域的领导者。为此,沙特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该报撰文指出,“海湾——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崛起已经在重塑中东,并将在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①我们应该清醒地

^①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the Persian Gulf Is Reshaping the World,”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3/06/16/saudi-arabia-gulf-reshaping-world/>, 上网时间:2023 年 12 月 28 日。

意识到,中东年轻人占地区总人口一半以上,这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群体。

(三) 中国外交抓住中东发展新机遇

中东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给地区国家提供了一个在更具地缘政治稳定性的条件下重塑地区秩序的机遇,也给国际社会参与地区秩序塑造创造了时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重心及优先重点也在发生变化。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前,美国正在积极推动构建以强化阿拉伯与以色列合作为核心的中东地区安全联盟来参与并影响中东新秩序的塑造,但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无原则支持以色列的立场阻断了其在中东的战略布局。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巴以冲突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地区秩序转型进程,但它改变不了转型的方向。相反,巴以冲突再次表明,旧有的中东秩序已经无法适应各国谋求和平发展的愿望,终究会逐步消亡。事实上,当前中东已处于新旧秩序过渡阶段。

中东的转型变化也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多年来,中国坚持推动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和主张为中东国家提供一种积极的、更符合各国现实需求的解决问题思路,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在成功斡旋伊朗和沙特恢复邦交之后,中国在中东影响力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意大利前中东和平进程和叙利亚危机特使、前驻伊拉克大使马尔科·卡尔内洛斯认为:“中国外交没有经济制裁,没有货币武器化,没有军事威胁。有的是同理心,耐心和基于现实的公平对话。沙伊达成‘北京协议’并恢复外交关系表明,中国的外交理念和行动在中东地区取得了成功。”^①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又在第一时间与相关国家沟通,呼吁停火止战并积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道义和担当。所有这一切为中国参与塑造中东和平发展新秩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3年11月在沙特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联合特别峰会上宣布成立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部长级委员会,在成立后首次出访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第一个到访的国家是中国,这也“表明该地区集体认可中国日益增强的中东调停者角色;这一地位因为中国今年成功斡旋伊朗—沙特协议得以加强”。^②

新一轮巴以冲突让中东地区动荡不安的同时也打消了人们可以继续无视巴

^① [意大利]马尔科·卡尔内洛斯:《中国中东外交为地区带来新气象》,载《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3版。

^② Younes Zangiabadi and Paul Dziatkowicz, “Can China and America Resolve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3, 2023,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an-china-and-america-resolve-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207633>, 上网时间:2023年12月29日。

勒斯坦困境的想法,有人担心这引发一场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乃至战争,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为中东和平提供一个新的机会。英国《经济人》周刊 2023 年 12 月 9 日刊载的封面文章指出,“以色列边缘化巴勒斯坦人以及巴勒斯坦人梦想的策略已经破产。双方都有机会找到有新设想的新领导人。而且经过多年无视之后,外界可能已经做好了提供帮助的准备。这中间就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①当然,这其中也一定包括中国。2023 年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集体会见来华举行中沙伊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的沙特外交副大臣胡莱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巴盖里时指出,中方将始终站在广大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一边,支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中方愿同沙伊两国和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一道,尽快推动形成落实“两国方案”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②

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当前我们仍需要密切关注巴以局势发展,展开积极外交防止事态扩大,未来还要继续为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做出更多努力。同时,我们要通过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来引领和影响事态的发展。除了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外,继续促进中东和解,深化与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仍是我国中东外交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在助推中东整体出现和解潮之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发展也有了更大的空间。近年来,中国和中东的双向互动频率加快,包括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地区的高层纷纷来中国进行访问,持续扩大贸易投资、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共同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表示,到 2030 年,中东主权基金将有 1 到 2 万亿美元的资金将被重新分配到中国的投资中。除了看好中国企业的潜力之外,中东国家还希望通过对中国的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和必选消费布局,帮助本国改变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单一经济结构,向新能源、智慧城市升级转型。^③ 在中东资本向东看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寻找中

①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如何实现和平——和平进程可能会在许多方面出岔子,但走上正轨的可能性也的确存在》,载英国《经济人》2023 年 12 月 9 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23 年 12 月 11 日。

② 《王毅集体会见沙特、伊朗两国外交部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3 年 12 月 15 日, 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312/t20231215_11203534.shtml, 上网时间:2024 年 1 月 2 日。

③ 《中东资本因何频密出手投资中国》,参考消息网,2023 年 12 月 20 日, <https://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3584adc9ba794d06b51124d04844499f/1/2023-12-20%2009:39?childrenAlias=undefined>, 上网时间:2024 年 1 月 4 日。

东的投资机会,并且加大在资本市场各个领域的合作。国内的一些创业团队首先发现了中东的新机遇并已先后进入中东,2023年12月初在阿联酋迪拜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COP28”)也有中国角的专场,吸引了不少中国企业和硬科技投资VC机构组队前往,以寻求更多业务发展的机会。^①2023年12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已经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影响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中国要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决好资源全区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外交将紧紧抓住中东转型发展新机遇,为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及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长治久安做出积极贡献。

中美在中东的战略竞争与中国的应对

唐志超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特朗普政府始,美国即开始推行对华战略竞争,将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上台后将这一战略方针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并全方位付诸实施。中东是美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仅次于印太地区的重点区域,针对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图遏制中国填补权力真空。针对美国的打压围堵,中国的中东外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

(一) 战略竞争主导美国的中东政策

二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几经演变。冷战时期,美中东政策以美苏战略竞争为主导,与苏联在中东开展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线的阵营性全面对抗。在后冷战时代30年里,美在中东基本维持了一家独霸的地位。其间,虽然面临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以及“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地区性反美激进势力的挑战,但美并未面临全球性大国的重要挑战。总体看,全球性大国在中东

^① 李明珠:《中东资本加速入华》,证券时报网,2023年12月14日,<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1065154.html>,上网时间:2024年1月4日。

基本保持了竞争性合作关系。虽然各方偶有冲突,但主基调仍是合作与和平共处。美国在中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虽然中国、俄罗斯在中东影响不断扩大,但对美难以构成实质性挑战,且双方也无意挑战美国在地区的主导地位。后冷战时代的三十年,也是美国在中东霸权地位由高向低逐步跌落的过程。两次伊拉克战争(1991 年海湾战争和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既使美在中东达到权力顶峰,也是其下落的起点。十年反恐战争(2001~2010)重创中东政治与安全格局,同时使美陷入中东无底泥潭,“改造大中东”梦想彻底破灭。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1~2021),是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十年,它既造成了中东失序和动荡,也促使地区国家日益加强战略自主,为中俄与中东国家战略合作提升提供重要契机,“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开始浮现。^①过去十年,俄罗斯借助叙利亚战争实现全面重返中东,中国借助与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使双边关系飞速提升,与地区国家全面建立了战略性合作关系。中东变局是全球百年大变局的典型缩影,中美俄在中东的地位变化反映了全球权力格局之变。正是在此大背景下,美国出台了新的全球战略,决心在未来十年与中俄开展大国战略竞争。2022 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世界正处于一个拐点,美国面临一个战略性挑战,即后冷战时代已经走向终结,大国竞争将决定未来世界的秩序。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修正主义国家”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其中,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主要的地缘政治挑战”,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而且越来越多地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②美国宣布开启大国战略竞争,成为中东进入战略竞争新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志。与美在亚太主要集中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不同,美国在中东须同时开展针对中俄两国的战略竞争。

阻止中国、俄罗斯填补所谓的权力真空,以维护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是美国在中东推行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目标。拜登总统多次公开宣示了这一目标。在美看来,美国过去陷入全球反恐战争和急于从中东战略收缩为中俄壮大自己和填补区域权力真空提供了战略机遇和战略空间,危及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安

① 唐志超:《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1 期,第 28 页。

② “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30,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上网时间:2023 年 12 月 20 日。

全,损害了美国在该地区的独家主导地位。因此,在大国战略竞争框架下,拜登政府重新发现了中东的战略价值,赋予中东新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在继续推行战略收缩的同时,适度回防中东,应遏制中俄。2022年7月,拜登出访中东,提出了新的中东政策框架,强调将以伙伴关系、威慑、外交、一体化、价值观作为指导美国中东政策五大原则。^①在讲话中,拜登突出强调美国不会离开中东,不会允许中俄填补权力真空。“我们不会走开,留下一个真空,由中国、俄罗斯或伊朗来填补。”美国将继续与中东保持积极接触,维护“积极而有原则的领导地位”。^②拜登强调新中东政策框架将支持并加强与那些“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地区国家的伙伴关系,确保这些国家能抵御外来威胁;不允许外国或地区势力破坏中东航道的航行自由,不容忍任何国家通过军事集结、入侵或威胁来主宰该地区或某个国家。^③拜登出访中东既表明美国的中东外交已发生显著转变,也标志着大国竞争已构成拜登新中东政策的中心任务。随后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也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外交原则,承认了昔日以军事为中心的中东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强调要“放弃宏伟计划”,采取“更实际步骤”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安全。^④拜登政府的新中东政策框架赋予中东在地缘战略、大国外交和能源安全三个方面的新战略价值。对美而言,除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色列的安全、伊朗的威胁等重要挑战外,中东正成为美与中俄竞争的“新中间地带”。拜登在出访前后三次公开提及不允许中俄填补权力真空。虽然能源问题、修复与盟友关系在拜登出访日程中格外引人注目,但真正占据中心地位的则是如何在新形势下与中俄开展大国竞争。拜登此次中东之行所做的一系列安排也明显针对中俄,比如举行首次“I2U2”峰会(由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和美国四国组成的中东版四方机制)、与阿拉伯9国举行峰会、恢复美国与海合会峰会机制、加强与地区

^① “FACT SHEET: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Cooperation with Middle East Partners to Address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The White House*, July 1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6/fact-sheet-the-united-states-strengthens-cooperation-with-middle-east-partners-to-address-21st-century-challenges/>, 上网时间:2023年12月20日。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GCC + 3 Summit Meeting,” *The White House*, July 1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7/16/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gcc-3-summit-meeting/>, 上网时间:2023年12月20日。

^③ “FACT SHEET: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Cooperation with Middle East Partners to Address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④ “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国家军事安全合作、扩宽经济技术合作,等等。

为遏制、竞赢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竞争举措,涉及政治、军事、安全、外交、经济、科技、能源、舆论等多个领域。具体包括:一是恢复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重建信任。将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约旦、伊拉克作为重点,加强战略对话,修补战略盟友和伙伴关系。以海湾为核心区域,重建美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峰会机制。二是保持军事存在,加强军事安全合作。强调美对地区盟友安全承诺不变,继续维持在中东军事存在;增强与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的安全伙伴关系,扩大军售与军事教育培训。2023 年 9 月,美国与巴林签署《安全一体化与繁荣协定》,这是美与阿拉伯国家签署了第一个带有准联盟性质的安全协定。美国与阿联酋、沙特也在推进类似谈判;推动集体安全合作,整合区域防空与预警系统,推动建设以色列—海湾反伊朗地区联盟;强调以航道安全为优先,组建新的海军特遣队,扩大美领导的区域多国联合舰队。2022 年 4~5 月,美分别组建 CTF153、CTF154 联合舰队;吸收更多地区国家成为“主要非北约盟友”(Major Non-NATO Ally)。2022 年卡塔尔成为美“主要非北约盟友”,埃及加入多国海军舰队(CMF)。三是塑造舆论场,制造种种话题刻意抹黑中国。大肆宣扬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抗,批评中国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围绕涉疆、涉港、涉台、民主、人权、债务、数据安全、环保、卫生防疫、经济胁迫等话题蓄意抹黑中伤中国,炮制中国威胁论,挑拨离间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四是动员域内外盟友伙伴,打造新型合作机制,协同各方势力与中国竞争。美积极引入英国、欧盟、北约、印度、日本在中东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同时推动建立多国联合舰队、“中东版四方机制”(I2U2)、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内格夫地区论坛、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五是加强发展和科技领域的竞争。针对中俄在中东的重点和优势领域,在贸易投资、核能、新能源、信息技术、航天与航空、粮食安全、卫生防疫、气候变化、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合作,迎合地区国家的需求,以取代中国。拜登访问沙特期间,美与沙特签署了新能源、5G 和 6G、航天、公共卫生、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协议。2022 年 11 月,美国与阿联酋签署《美国—阿联酋加速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协议》(PACE),价值 1,000 亿美元。打造与中国绝缘的区域供应链,推动建设面向西方世界的经济走廊。继 2022 年推出 I2U2 之后,2023 年 9 月拜登在 G20 峰会上又发起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

廊”倡议,称这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区域投资”^①,对抗“一带一路”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二) 中国积极应对美国的战略竞争

美在中东的对华战略竞争,是其在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一环。美在中东战略竞争的意图与目标非常明确。拜登多次明确宣示要遏制中国在中东影响力,阻止中国填补权力真空。美方的战略竞争手段既有直接的“激烈竞争”,赤裸裸地对中国发出威慑语言,同时对地区国家在军事、安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天航空、核能与新能源、金融等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发出恫吓和制裁威胁,也有间接的软性竞争,如争夺市场、打造区域安全架构、构建区域供应链等。美国的这一战略必然会打破中美在中东的关系现状,冲击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战略合作,威胁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和利益,推动中美在中东由竞争性合作关系急剧转向激烈竞争,甚至冲突、对抗的方向。这并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情形。针对美国在中东推行对华战略竞争,中方多次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始终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大国竞争既不符合当今时代潮流,也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但也不惧怕竞争。^② 针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激烈竞争,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③,另一方面,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不畏强权,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力应对美的战略竞争。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全球范围内应对美国的战略竞争,也适用于中东地区。

对美国的战略竞争,中方既要在战略上高度重视,积极应对,也要保持战略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Meeting for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9,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9/0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meeting-for-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上网时间:2023年12月21日。

^② 《2023年11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2023年11月13日, 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311/t20231113_11179210.shtml, 上网时间:2023年12月13日。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22年10月16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上网时间:2023年12月21日。

定力,坚定不移地推行既定中东战略,继续稳步深入推进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针对新形势和新情况,中国的中东外交必然需要提升中东的战略地位,并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置于重要位置,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同时,也要确保中国的中东外交不被美国带节奏,不被美国的战略竞争所左右,明确中美战略竞争既不是中国中东外交的全部,也非中国中东外交的中心任务。

如何有效应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竞争,毛泽东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当代仍具有指导性意义。对美国执意推行战略竞争,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则要重视。之所以战略上藐视,是因为全球格局历史之变难以阻挡,美推行战略竞争这一政策不仅在中东不得人心,不受欢迎,而且必然会失败。美国在中东政策一系列惨痛教训、美在中东推行战略竞争与其从中东战略收缩存在内在冲突、中东地区国家日益觉醒并加强战略自主,这些因素制约其很难得以顺利实施。从战术上,我们要高度重视美国的竞争。对美国战略竞争的主要目标与内容、重点和关键领域、策略和手段,都需要掌握清楚,妥善予以应对。对美战略竞争所带来的困难和可能造成的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①,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未雨绸缪,早做预案,防范重大风险,坚定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国家安全。对此,中方也需要正告美方,明确红线与底线。双方应开展良性竞争,妥善管控分歧。中国在中东没有超越和取代美国的意图和规划,无意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中东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美国在中东对华战略竞争是全方位的,为此,中方也需要全面系统谋划,全方位积极应对。政治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断提升与中东国家战略互信水平,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不断丰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针对中东国家普遍面临的外部干涉,中方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维护公平正义和正确义利观,坚定维护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与“全球南方”结成统一战线,在全球治理和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相互支持;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合作,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深入开展与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支持地区发展转型。要呼应中东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新华社,2023年5月30日,<https://news.cctv.com/2023/05/30/ARTIFkNHVCUNvKH1TuQcsChk230530.shtml>,上网时间:2023年11月20日。

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和重大关切,精准发展对接。应以能源、自贸区建设、工业化、高技术转移、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空间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联通、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卫生防疫等为重点,深化合作;安全上,面对美国的激烈竞争,中方需要持续发挥自身政治和经济优势,同时积极补足在安全领域存在的短板。要深入推进与地区国家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合作。重点加强军事与安全合作,支持地区国家国防工业发展,提升安全自主能力建设。发挥中东和平维护者,中东稳定促进者的作用,积极调停地区矛盾与冲突,推动热点问题解决,坚定维护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益,促进海湾安全对话和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舆论上,中方既要主动积极回击美国对华恶意中伤诽谤,揭露其险恶用心,也要加大中国与地区国家的人文交流,扩大双方媒体合作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美国在中东对华战略竞争,旨在重塑中东战略环境,重建中东地区秩序,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维护美国的地区霸权。为此,中方也要增强主动,积极参与塑造中东新秩序。针对美国的分化与围堵和推进地区小多边机制建设,中方要针对性反制,加强新的地区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以及推动叙利亚重返阿盟,与地区国家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同时积极吸纳中东主要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些不仅可提升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的层次,也可反制美国对华遏制、分化和围堵。

落实中阿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构想,携手维护全球能源安全*

吴磊 博士,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阿能源合作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高度,对能源安全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文系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低碳能源转型对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研究”(22XZZ008)的阶段性成果。

为推动新时代能源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能源是中阿合作的重点和关键领域,是中阿关系的压舱石,在中阿关系中扮演着基础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阿能源合作问题,对中阿能源合作提出过多次重要论述,为中阿能源合作提供了战略指引、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008 年 6 月 22 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总书记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国际能源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说,一段时期以来,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这个局面对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都是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习近平指出,能源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能源供求平衡、维护世界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全面把握和合理解决当前国际能源问题,需要包括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对话和合作,综合采取措施。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一是深入开展能源开发领域的协商和合作,加强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的对话和沟通,强化能源政策磋商和协调,促进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维护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满足各国发展对能源的正常需求;二是全面加强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促进各国提高能源节约能力、利用水平、使用效率,推动洁净能源、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技术合作,建立清洁、经济、安全可靠的世界能源供应体系;三是共同营造能源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携手维护能源生产国的局势稳定,保持国际能源市场正常秩序,抑制市场过度投机,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和畅通,推动形成长期稳定的能源生产、运输、消费格局。^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从生产、供应、价格、技术、政治、合作甚至管道安全等方面,全面、完整指出了国际能源安全涵盖的主要问题以及全球能源治理的主要内涵、方向和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2014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

^① 习近平:《习近平在沙特阿拉伯出席国际能源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08 年 6 月 23 日,https://www.gov.cn/ldhd/2008-06/23/content_1024408.htm,上网时间:2023 年 12 月 18 日。

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中阿合作格局。^①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表示,要积极推动“油气合作、低碳能源合作‘双轮’转动”^②。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积极推动中阿油气合作和低碳能源合作,推进“油气+”合作模式,加强和平利用核能、太阳能、风能、水电等领域合作,共同构建油气牵引、核能跟进、清洁能源提速的中阿能源合作格局,打造互惠互利、长期友好的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提供了行动指南。

2022年12月7~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3到5年,中国愿同海合会国家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中国将继续从海合会国家扩大进口原油、液化天然气,加强油气开发、清洁低碳能源技术合作,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设立中海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共建中海核安保示范中心,为海合会国家培养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习近平主席将“能源安全”列为“八大共同行动”之一,中方愿同阿方共建中阿清洁能源合作中心,支持中国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在阿国参与总装机容量超过500万千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同阿方开展能源科技研发合作,加强能源政策协调,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构建中海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阿能源合作的最新战略思想和新概念、新理念。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是对中阿能源合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能源安全战略思想和理论的丰富和升华。笔者认为,能源立体合作意味着能源合作的维度、层次、领域、广度的进一步深化,是全面、综合和包容性的能源合作,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合作,又涵盖制度或机制方面的内容,是迄今为止能源消费国与能源生产国之间最高形式的能源合作。“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发展目标下,中阿之间的能源合作将不限于或主要集中于传统油气领域,而是将

^①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4年6月5日,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06/05/content_2694830.htm,上网时间:2023年12月18日。

^② Dongmei Chen, “The Evolving Energ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Oxford Energy Forum*, Issue 137, 2023, pp. 47-52.

进一步扩大到核能、太阳能、风能、水能、氢能等新能源或清洁低碳能源;能源合作形式将从过去的贸易与投资为主,逐步扩大到服务贸易、技术合作、金融合作和人力资源合作等。“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客观上要求传统能源及新能源的上中下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一体化。从能源安全理论的角度,有关能源供求与能源价格管理、能源政治化、地区及全球能源治理、运输与通道安全等利益攸关方的能源安全的制度性或机制性安排,也应属于中阿“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从 2008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到 2022 年 12 月提出的“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战略构想,显而易见,习近平总书记的能源安全战略具有深邃的理论和思想力量,意涵深远,对于增进中阿双方的能源和经济安全,维护地区和全球能源市场供求稳定以及全球能源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和战略意义。

(二) 中阿立体能源合作的基本内涵

未来 3~5 年内,推动构建中海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中阿之间可以在以下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扩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通过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构建,真正形成中阿双方能源安全高度融合、你中与我、我中有你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传统能源合作,特别是油气全产业链合作。未来 20 至 30 年时间内,石油和天然气仍将是世界的主要能源,仍将在中东和中国经济和能源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市场中扮演重要作用。中国将继续从海合会和其他中东国家进口原油和天然气,扩大油气进口数量和规模,海合会和其他中东国家将保障对中国不断扩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需求,为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油气供应。传统油气贸易合作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阿能源合作的主轴。过去十年间,中阿双方形成了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炼化、储运产业链合作,油气产业上中下游一体化进一步加强,中国企业积极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开展项目建设,协助苏丹建立起上下游一体化的现代石油工业体系、成为伊拉克最大的油田建设者、投资沙特延布炼厂等颇具代表性,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也在中国天津、福建、浙江等地的炼化项目进行投资。油气全产业链合作是能源安全的客观要求,中阿双方在油气全产业链合作领域仍然具有巨大合作空间,特别是中国参与沙特等海合会国家的油气勘探、生产和开采等上游领域,仍然具有进一步合作的余地和空间。习近平主席在中海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指出,“中国将继续从海合会

国家持续大量进口原油,扩大进口液化天然气,加强油气上游开发、工程服务、储运炼化合作”。中沙一致同意共同探索石化领域的投资机遇,开发石油转石化技术领域富有前景的项目。

第二,稳步推动中阿之间的新能源合作,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积极推动油气合作、低碳能源合作‘双轮’转动”的战略目标。核能和新能源属于中阿合作的高新领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清洁低碳能源转型的发展趋势下,太阳能、风能、水能及核能等新能源或清洁能源将是中阿构建能源立体合作的重要发展方向和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阿拉伯国家太阳能、风能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新能源的自然优势;海合会国家油气资源丰富,在“绿氢”制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新能源产业技术,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占全球三分之一,氢能产量居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已连续七年居全球第一,全球50%的风电、80%的光伏设备组件来自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中阿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面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挑战,中阿双方战略认识高度一致。中国将到2035年和2060年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沙特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比达50%,2060年实现碳达峰;阿联酋计划到2050年将清洁能源占比提高至50%,2050年实现碳达峰^①。未来,中阿双方面对新能源发展大势,应该发挥优势、政策对接、完善协调,稳步推动新能源合作。双方可以围绕“碳中和”相关产品、设备、技术进行全方位合作,挖掘氢能合作潜力,推动绿色能力建设,加强氢能、储能、风电光伏、智能电网等清洁低碳能源技术合作和新能源设备本地化生产合作;共同推动气候谈判,携手加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第三,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为重点,中国积极参与阿拉伯国家油气产业和新能源产业链深度融合方向,共同探索新产业链的投资机遇,开发石油转石化技术领域富有前景的项目。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为牵引,带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产业园区等领域合作,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第四,加强中阿之间的能源金融合作,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加速了逆全球化和去金融化趋势,削弱了美元体系基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朝着多极化方向演变,石油计价和交易货币呈现多

^① 吴磊、赵跃晨:《碳中和目标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6期,第57-59,第67-72页。

元化和“去美元化”的发展态势。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全球权力结构变化加速,中东地缘政治形势趋向缓和,沙特等国战略自主增强,阿拉伯国家具有保持油气贸易结算稳定、应对美元汇率波动的诉求。在此发展趋势下,中阿双方可积极创造条件,加强能源金融合作,探索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路径,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在能源金融领域,双方可加强能源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对接与沟通,创新能源金融产品与服务,推进能源金融一体化合作,深化绿色金融合作。

(三) 构建中阿立体能源合作机制,携手维护全球能源安全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无法充分应对时代的挑战。当前,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能源“非安全”成为常态,市场和价格稳定以及供应链畅通难以保障。能源问题日趋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能源国际合作受到干扰,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不完善,能源治理赤字严重。中阿加快落实立体能源合作的战略构想,对于积极探索和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制,维护能源市场稳定和国际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960 年欧佩克(OPEC)成立之前,以石油“七姊妹”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大石油公司控制着全球石油资源和国际油价决定权,对国际能源治理体系具有绝对控制。1960 年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产油国成立 OPEC,开始与国际大石油公司争夺石油产量、供应量和定价权的斗争,也开启了与西方国家争夺国际能源治理主导地位的斗争。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减产提价,触发世界性的石油危机,OPEC 夺回石油生产和油价的控制权,也夺回了国际能源治理的主导权。1974 年国际能源署(IEA)成立,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以制度化的形式,与 OPEC 争夺全球能源治理主导权。至此以来的全球能源治理,代表石油生产国利益的 OPEC 与代表西方石油消费国利益的 IEA 两大国际能源治理制度分庭抗礼,形成了全球能源治理“双中心”的二元治理模式。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能源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新兴产油国和消费国出现,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多元,全球能源治理也不再以石油为中心,而是扩大到包括更多类型的能源,如天然气、电力、核能、可再生能源、甚至气候变化等领域。G7、G20、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新兴的国际能源治理制度

不断涌现。能源治理主体多中心、治理内容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兴起。

长期以来,中东石油在平衡全球能源供求、稳定市场和调节国际能源价格、保障世界经济平稳发展方面,扮演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长期扮演的“浮动生产国”作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后的世界石油市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沙特阿拉伯一样,为全球市场稳定和供求平衡作出过如此大的贡献。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把各种各样的石油危机怪罪于中东产油国头上,长期指责中东石油的“卡特尔”垄断政策和行为把世界拖入了灾难的边缘。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 OPEC 的指责和批评甚嚣尘上,以至于美国宣称“只要 OPEC 的官员一踏上美国领土,美国就要以反托拉斯法的名义逮捕他们”。至今拜登政府仍在试图通过“反石油生产和出口卡特尔法案”,要起诉欧佩克成员国“操纵价格”。数十年过去了, OPEC 与 IEA 的全球能源治理目标、内容、治理路径仍然大相径庭,其利益和政策的难以协调和统一、矛盾与冲突丝毫没有减退,凸显生产国与消费国在能源安全合作问题上的困难重重。没有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利益协调与统一,在能源安全问题缺乏生产国与消费国的深度合作与融合,能源非安全就会成为常态。

能源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全世界全社会的共同能源安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和可持续的全球能源秩序,确保国家拥有稳定的能源供应、个体享有可负担的能源服务以及全球具有可持续的环境,是全球能源治理的主要目标,核心目标是全球能源市场的供求和价格稳定。从全球能源治理的角度看,当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远未达到上述治理目标,能源非安全成为常态,全球能源治理赤字严重,能源治理制度失衡,能源治理体系亟需变革^①。国际能源署、欧佩克、二十国集团等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成员国代表性不强、专业性不足、影响力有限,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②。作为影响力最大的国际能源治理机制,国际能源署(IEA)近年来的表现令人失望,在应对欧洲能源荒和全球能源危机方面均无实质性作为,面对当前国际能源“武器化”和“阵营化”

^① Christian Downi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Do the BRICs Have the Energy to Drive Refor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1, No. 4, 2015, p. 799.

^② Thijs Van de Graaf, “Fragmentation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Explaining the Creation of IRENA,”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3, No. 3, 2013, p. 342.

趋势更是无能为力^①。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失衡导致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碎片化,国际能源政治生态的恶化加剧了安全治理赤字。当前全球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根源不是生产和需求问题,而是供应链出了问题,国际合作受到干扰^②。

自 1861 年石油工业诞生以来,国际能源市场风云变幻,国际油价跌宕起伏,能源危机此起彼伏,能源非安全成为常态,产油国和消费国以及世界经济深受能源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国际能源安全历史经验表明,能源安全不仅是能源进口国的供应安全,而且是生产国的需求安全问题。生产国的市场需求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国际能源市场才可能均衡和稳定发展。必须看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单一,油气产业一枝独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依赖油气产业和油气收入,严重依赖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保障需求安全成为阿拉伯产油国的能源安全的最主要关切。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油气进口国和能源消费国,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严重依赖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同时严重依赖来自阿拉伯国家源源不断的油气供应。国际能源市场稳定和能源安全对中阿双方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是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力量。阿拉伯世界或中东产油国油气资源富集,对全球能源供应和价格稳定具有重大影响,也是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力量。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贯彻落实中阿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构想,构建能源安全合作机制,携手应对能源危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应该成为“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中阿双方应该加强能源政策协调,在保障供应与需求安全、合理与公平能源价格、运输与通道安全、危机预警与处理以及全球和地区能源治理等方面,探索构建能源安全合作机制的路径和框架,共同畅通供应链,建立保障能源稳定供需的长效机制,维护双方、地区和全球能源安全。

总之,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是新形势下中国与中东国家深化能源合作、携手应对能源危机、维护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和路径。“能源立体合作”新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主席关于能源安全战略的思想和理论,对于建立公平公

① 赵宏图:《能源政治新生态与全球能源治理》,载《当代世界》,2023 年第 2 期,第 10-15 页。

② 外交部:《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人民网,2023 年 9 月 13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913/c1002-40076997.html>,上网时间:2023 年 12 月 18 日。

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时期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论析*

刘胜湘 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陷入持续动荡,中东治理俨然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薄弱环节。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就要在全球治理的薄弱环节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中东安全治理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试金石,没有成功的中东治理就没有成功的全球治理。中东问题错综复杂,发展滞后、社会动荡、暴力频发、治理能力落后、种种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中东问题的影响逐渐外溢,已然成为全球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中东问题的紧迫性不断考验着中国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度参与中东安全事务,为解决中东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熟,中东安全治理进入新时期。

(一) 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的演进与动力

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从伙伴关系的政治治理观、到“一带一路”的经济治理观和“劝和促谈”的和平治理观,再到文明互鉴的文化治理观,其关键是要建立以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其目的是要建立中东国家自主治理的中东安全新秩序。中国在参与中东治理时强调政治优先,与中东国家结伴不结盟。一方面,中国与广大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双边层面建立了 12 对战略性质的伙伴关系。^① 另一方面,中国在中东地区伙伴关系具有平衡性,不因该地区某些国家与西方大国结为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重大项目“中东剧变后的中国中东外交实践研究”(2021114008)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五届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冷战演化机制”(2022113047)的中期成果。本文的通讯作者和第二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23 级博士研究生王远杭,在此表示感谢。

① 《新时代中阿合作报告》,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2 月 1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212/t20221201_10983991.shtml,上网时间:2023 年 11 月 12 日。

盟友而将其排斥在外。^① 良好的伙伴关系网使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积累了高度的政治互信,为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政治资源。

中国在与中东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强调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② 因此,中国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实践中,高度重视兼顾发展经济和维护和平两大主题。在发展经济方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东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通过与中东国家展开经贸往来、对接发展战略、共同打造经济发展平台,旨在推动中东国家经济转型与重建进程。^③ 中国还希望通过维护和平与稳定保护中东发展成果。为此,中国发展了特使机制、维和机制、援助机制,这三个机制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确保中东地区快速恢复稳定。自 2002 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任命了 5 位中东问题特使。^④ 在参与解决中东国家冲突事务之中,中国站在“公平正义一方”提出“止战”“劝和促谈”的方式,就地区热点问题积极发挥斡旋调停作用。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为中东地区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中东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交汇之地,要实现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不仅要兼顾和平与发展,还要积极推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今世界有 70 亿人口,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和 5,000 多种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基于尊重民族、文明多样性的考虑,我们要树立互学互鉴的理念。“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的美好画卷”。^⑤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度参与中东安全治理,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动

① 孙德刚:《论 21 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7 期,第 110 页。

②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新华网,2016 年 1 月 2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2/c_1117855429.htm,上网时间:2023 年 11 月 12 日。

③ 邹志强:《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载《国际展望》2016 年第 5 期,第 120 页。

④ 五位中东问题特使分别是:王世杰、孙必干、吴思科、宫小生、翟隽。

⑤ 刘胜湘、高瀚:《中东剧变背景下中国中东大国外交论析》,载《西亚非洲》2020 年第 5 期,第 100 页。

力。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与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要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①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迅猛发展,但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积累的大量财富分配不均。在全球层面,西方发达国家的收益远超发展中国家;在国内社会,全球化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全球化不只是经济、政治的全球化,也是不安定因素的全球化。因此,全球化发展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两种景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乘全球化红利之势而起的政治精英逐渐式微,民粹主义泛滥,严重威胁着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发展中国家,原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同时,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使这些国家应接不暇,国家治理能力赤字严重。这两种景象在中东地区相互叠加,致使中东地区成为全球治理当中十分薄弱的一环。

参与中东安全治理既是中国展现大国担当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保持和平发展的关键所在。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冲突逐渐外溢成为全球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国在地理上与中东地区又比较接近,中国的和平发展也需要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而动荡不安的中东必然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威胁。中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中东环境。更重要的是,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也是中东国家和人民的渴望。因此,在维护中东地区和平和推动中东地区发展的问题上,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二) 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的内涵与特点

2016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正式出台,体现了新时期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点,标志着中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观趋于成熟。文件倡导在中东地区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安全合作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②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的核心,其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① 李伟建:《中东安全形势新变化及中国参与地区安全治理探析》,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6期,第103页。

^②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1月13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1601/t20160113_7949944.shtml,上网时间:2023年11月12日。

第一,谁安全?在参与安全治理时,安全主体的界定是首要任务。西方国家通常以威胁定义安全。^①因此,将自身或者盟友界定为安全的主体,这体现为一种绝对的安全观,其结果往往导致自身与他者之间长久的不安全。中国则将安全主体界定为所有国家,不是将一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即共同安全。^②

第二,哪些领域安全?西方国家在进行中东治理的过程中往往侧重于传统安全治理,过于强调军事安全,表现为通过在中东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将对手和敌人遏制在中东战区之内,预防对手和敌人对国家本土造成威胁。^③中国认为,军事安全不足以实现政局稳定与社会安宁,强调综合性的全面安全。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安全的内涵更加丰富,各种因素错综复杂。^④因此,既要关注传统安全也要重视非传统安全,即综合安全。

第三,如何实现安全?由于西方国家追求绝对安全,因此往往迷信单边主义与武力干涉,在安全实践中倾向于联盟外交,利用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体系干涉中东事务。中国认为,想要实现中东安全必须通过政治对话,以对话促和谈,摒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滥用武力,即合作安全。

第四,什么样的安全?西方国家迷信以实力促安全,但这样得来的安全既短暂又脆弱,是一种和平却不安全的状态。中国提出以发展促安全,认为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通过发展为安全提供持久支撑,才能使安全具有内生的动力,而不是昙花一现,^⑤即可持续的安全。

中国创新地回答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四个问题,中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观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安全伦理的包容性。中国从未将任何中东国家界定为“流氓国家”或“失败国家”,也未对任何中东国家加以制裁,尤其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曾连续使用了 8 次否决权反对西方国家提出的制裁决议。这些举措无疑展示出中国对

① 王林聪:《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12 期,第 10 页。

② 《王毅阐释中东安全问题的中国方案》,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19 年 11 月 28 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zyhd/201911/t20191128_6407947.htm,上网时间:2023 年 11 月 12 日。

③ 孙德刚、马雨欣:《域外大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观:一项比较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12 页。

④ 罗建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新战略、新特色》,载《西亚非洲》2017 年第 4 期,第 35 页。

⑤ 《王毅阐释中东安全问题的中国方案》。

于安全伦理的认识具有包容性,将任何中东国家排斥出安全主体的行为都不会得到中国的支持。

第二,安全内涵的全面性。中东地区长久以来的动荡,其根源不仅在于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中东国家现代化程度普遍不高、社会发展滞后、气候环境恶劣、水资源和农业发展面临困境等非传统安全同样威胁着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因此,中国秉持既治标又治本的理念,统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体现了对安全内涵理解的全面性。

第三,安全合作的实践性。中国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实践积累经验,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治理理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实践标准,中国在中东治理中保持政策灵活性,注重政策实际效果,在不断地实践中调整和修改政策与策略,这不同于西方习惯从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出发的意识形态干涉。^①

第四,安全维护的持续性。无论是以实力促和平还是以民主促和平,都未触及中东问题的本质,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最终的出路也要靠发展,只有发展才能给中东带来持久的和平与安全。因此,中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观强调帮助中东国家解决发展赤字问题,通过不断地发展巩固和平的成果,逐渐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通过发展促安全,安全才具有持续性。

(三) 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的实践路径

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脉相承,既有源于中国国内安全治理的理论参考,又与安全治理的实践相结合,为世界和平与安全贡献了中国的安全观念。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其实践路径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以战略伙伴促互信、以协调促和谈、以交流促互鉴、以发展促安全。这四条实践路径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环环相扣,相互之间层层递进,是对发展与安全之间关系的创新性理解,也是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之最鲜明特色。

以战略伙伴促互信。中东问题错综复杂,宗教矛盾、教派矛盾、民族矛盾等问题使中东地区秩序呈现高度的碎片化,中东国家彼此之间政治互信较低,普遍

^① 孙德刚:《从顺势到谋势:论中国特色的中东安全治理观》,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82页。

面临严峻的安全形势,加上某些域外大国长期干预中东局势,^①导致中东地区形成了追求绝对安全的地区安全文化。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搞“拉帮结派”式的结盟外交,而是大力发展与中东国家广泛的伙伴关系。阿以矛盾是中东问题中的核心矛盾,中国也坚持与阿以双方均发展伙伴关系。中国长久以来保持了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已经与 12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1992 年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双边关系迅速发展,两国于 2017 年建立了“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中国在中东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为践行共同安全的治理观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协调促和谈。与战略伙伴的互信是参与冲突协调的必要前提,没有一定的信任关系,任何协调行动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因此,以伙伴关系促互信是以协调促和谈的重要基础。中国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过程中高度重视“劝和促谈”。2023 年 3 月,中东大国沙特与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恢复外交关系证明中国这一实践路径的正确性。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参与协调的领域多集中于传统安全,且在危机治理过程上更关注危机中和危机后的治理,对于危机爆发前和危机爆发早期的预防治理略显不足。^② 因此,为了进一步贯彻综合安全的治理观,中国应该坚持在传统安全领域“劝和促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对中东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与协调力度。有研究表明,中东地区的粮食安全形势与地区和平安全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③ 持续关注此类问题,及时为相关中东国家提供积极协调,能够有效弥补中东安全治理中危机前预防的薄弱环节,完善中国在参与整个危机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以交流促互鉴。合作多源于利益。利益攸关方之间基于共同利益展开务实合作的情况较为普遍。一旦共同利益消散,合作将可能走向终结。中东地区想要实现和平稳定,需要中东国家之间展开安全合作,这无疑是所有中东国家的共同利益,但若想要长久保持中东地区的安全,仅仅依靠功利主义的合作还远远不够,中东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必须产生共同的安全文化与价值,这样才能不断塑

① 李伟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念及其在中东的实践》,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8 页。

② 孙德刚、吴思科:《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理念主张与实践探索》,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18 页。

③ 张帅:《民生为先:当代中东粮食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 年第 5 期,第 168 页。

造与中东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共同利益,进而保持中东长久的和平与安全。中东地区是不同文明的交汇处,也是世界三大宗教共同的发源地,中东地区文明的多样性更加突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中国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① 因此,中东地区安全合作的实践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以发展促安全。建立中东地区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协调中东国家、促进中东地区文明互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中东带来和平,但和平不等于安全,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使中东地区实现从和平到安全的“蜕变”,才能真正实现中东地区的可持续安全。以发展促安全的提出,一方面是中国基于对中东问题的认知。中东动荡的根源在于发展,摆脱动荡的出路也要靠发展。为此,中国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及各种国际机制,为中东发展提供新动能,助力中东国家经济转型。另一方面,还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积累的根本经验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导向,以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② 因此,以发展促安全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安全治理路径。

(四) 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的基本目标

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的基本目标是坚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打造以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只有认识到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各民族和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思考中东问题,中东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因此,想要实现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就要坚持推动构建以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中东地区面临严重的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及文明赤字问题,中国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完全适合中东。因此,中东需要建立在“三大全球倡议”基础之上的“中东发展倡议”“中东安全倡议”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48638.htm, 上网时间:2023年11月12日。

^② 孙德刚、张丹丹:《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6期,第118页。

和“中东文明倡议”,^①在中东地区坚持落实“三大倡议”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

中东国家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天然伙伴。中东地区发展滞后,发展中国家居多,是全球发展赤字的重点地区。中东变局以来,域外大国干涉、代理人战争、教派冲突、民族矛盾、领土争端等因素不断威胁着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东国家长久以来无法为发展提供稳定的内外环境。除此之外,中东国家各自的国情、制度、资源禀赋和发展道路均不相同,因此需要建立在全球发展倡议基础上的中东发展倡议提供聚焦作用,让中东发展议题回归中东议程的核心,是为解决中东国家发展赤字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②

中东地区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关键地区之一。中东地区长久以来饱受战争摧残,是全球安全赤字的高发地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东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叠加,地区安全秩序面临诸多挑战。为帮助中东地区早日摆脱动荡,国际社会进行了诸多尝试,但最终效果平平。中国作为全球性的大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是展现大国责任与担当的重要机会,而中东也是展现中国治理能力的重要舞台。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之问,为弥补人类和平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③ 对于中东安全问题,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导的中东安全倡议可为中东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中东国家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理想伙伴。在全球文明倡议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文明间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中东是世界文明的交汇地,具有明显的文明多样性特征,这一客观情况与全球文明倡议中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内涵相契合。全球文明倡议还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东国家目前正面临现代化转型的困难时期,如何平

① “中东发展倡议”、“中东安全倡议”和“中东文明倡议”是笔者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依据,并结合中东地区特点提出的概念,主要是为了解决中东发展赤字、安全赤字等问题。

② 王林聪、李绍先、孙德刚、唐志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中东繁荣发展与持久和平》,载《西亚非洲》2023 年第 2 期,第 14 页。

③ 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中国政府网,2022 年 4 月 24 日,https://www.gov.cn/guowuyuan/2022-04/24/content_5686889.htm,上网时间:2023 年 11 月 12 日。

衡保留优良传统与积极创新之间的关系往往令中东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误入歧途。^① 因此,以全球文明倡议为依据的中东文明倡议将对中东国家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以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类面临着源源不断的问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下,全球性危机的肆虐使全人类的命运已然紧密相连,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开始萌芽。在中东地区,长久以来的战乱与动荡给中东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致使中东地区在全球性危机面前脆弱不堪。因此,中国参与中东治理及构建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具有紧迫性。早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就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首次提出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对此,阿拉伯国家积极响应。2020年,在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双方一致决定把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写入《安曼宣言》,并提交未来举行的中阿峰会,中阿双方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积极共识。^② 由此可见,中东地区中阿命运共同体正在良性运行。然而,中东地区不只有阿拉伯国家,未来中国将以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进一步推动构建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努力作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赵 军)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② 《新时代中阿合作报告》。